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前言

王恕

王守仁

胡世寧

田汝成 三則

佚名

喬世寧

沈希儀

往行

劉仁宅

李渭

岑猛

趙楷

李襄

黃琰

猛密

孟養

申時行

商廷試

楊應龍

土兵

前言

胡深

于謙

曹璘

崔銑

李承勛

王鑒

李東陽

王瓊

褚寶

王守仁

胡松

葛守禮

徐問

李元薦

張時徽

毛鳳韶

董越二則

倪岳

錢梗

楊一清二則

宗臣

陳以勤

吳時來

往行

張瀚

毛伯溫

王愷

盧祥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前言

弘治五年王公恕曰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鎮守總兵等官保勘明白具奏就彼冠帶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到京爲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京查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之日另行本人奏稱情願在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節該欽奉詔書內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參駁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欽此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孫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

但土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職方回動經萬里其中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誑騙財物棄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恩例免其來京委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若依監察御史馮玘所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于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不如仍舊詔書事理令其保勘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爲便王守仁曰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搏俎翻几席跳號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有乎牆墉之限獷牙童牯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維繫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獷牙

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聯屬網維于其間是畜麋鹿于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循其牆墉禁其羣觸終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稻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今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患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數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求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于溫恤之中消倔強于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不自知其爲良善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于昔之流官而爲久長安治之策也又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但其衝射

凶惡居民弗寧今惟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土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情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于民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于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毫不以及于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至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于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官吏之所需者歲通融斟酌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既有流官矣然不立土官知州以順邊夷之情可乎昔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于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蜂起不約而

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
白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有哀矜其志反不直官府
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百
五十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
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其後如岑永通岑紹岑鑑岑壩
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動罪雖可戮而往歲
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
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貢又遣人齎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
衆遠遁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
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
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又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
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于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
聽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年後地
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

其制御之道則悉如前議如此則朝廷于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褒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然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爲邦佐其幼爲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于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于邦佐者况武靖當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于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于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于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土官知州之立其勢併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故也况土目既屬于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耶流官知府雖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接矣故議以舊屬八甲割與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簡司而屬

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簡一員以土目之中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簡其糧稅之入則徑納于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于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于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于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皆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于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旣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以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簡之設所以異于昔日之土目而爲久長安治之策也至于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里甲分立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聯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田州流官之設旣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卷之七十九

胡世寧曰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爲分割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族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勢事設該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推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規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爲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于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

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卽爲保嬰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報如上下陳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卽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卽鎖去量治仍卽放還其餘與全茗州許榮高讎殺三十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瑞擒之諭其兵四千卽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生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卽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使臣欲來求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劫奪卽與參將二司率兵夜遁而

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卽日而至爲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暘事臣爲文召之卽來提其人調其兵卽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爲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蓋信義雖蠻夷爲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勳差人來訴臣卽轎前責其家之占田圍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則移文來省由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文誓不爲惡松番又爲兵備胡澧伐木修城署灶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爲之傳播故未久而卽遠孚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王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爲地方涓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己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田公汝成曰諸府州悉以土官領其屬况始之省併過多封疆太廣積至富強驕橫速亡有固然者弘治間思恩岑濬最橫添兵滅之旣而泗

城岑應又橫竟死刺客子接世濟其兇復爲岑猛破殺猛旣得志兇焰益熾傲上罔下荼毒其隣曾不數年竟取夷滅天道好還豈不然哉且前此事思恩分立土屬之議寢格繼有覃劉之亂二賊雖皆授首而地險人夷變故尙叵測也必欲處分曲盡長治久安則太平府故事容可坐銷他日之變賈誼有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殆善後之長策乎惟古今諸夷酋之事非以地則以官也爭地則仇其隣故界限不可無別爭官則仇其族故苗裔不可無統其所以圖報于國家者惟貢惟賦惟兵故額設又不可無紀然界限以山川而別苗裔以建置而延貢賦各因其土征兵出于所司夫是數者皆時務所急然因風俗可以施政治審氣候可以謹調攝諸酋之効順者當錄其功悖逆者必聲其罪亦文治之大端也

田公汝成曰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爲荒服秦置郡三漢置郡九然兩江谿峒之間所謂羈縻夷酋者尙未見于載籍迨唐之太宗旣平突厥諸夷內屬始置羈縻廩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

督刺使皆得世襲版籍多不上戶部而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其隸嶺南者爲州九十有二而廣西桂林邕州二都督府所轄三十有二又有峯州黔州都督安南都護蜀巖撫水等州無慮數十後有置橫州環州暨平樂興都郡皆蠻峒地尋廢宋皇祐初儂智高反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凡五十餘所擇其雄長者爲首領籍爲民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于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員掌諸峒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掌諸峒丁以官兵監護之有知州權州知縣知峒皆命于安撫若監司給文朱記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官典各命于其州每村團又推一人爲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峒丁有爭各訟諸酋酋不能決則訟諸寨或提舉又不能決訟諸邕管次至帥司而止皇祐以前知州補授不過都督兵馬使僅比微校智高之亂峒人立功始有補班者諸峒知州不敢坐其上視

朝廷爵命尙知尊敬漸任中州官峒酋多寄籍內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敢詣闕陳獻利害至借補閣職與帥守抗禮爲照馬官者尤與縣相狎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招游士多設耳目州縣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輿騎居室服食皆擬公侯如安平州之李械田州之黃諧皆有強兵矣其州縣雖曰羈縻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于官宋初規模猶大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峒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繼有臂指之勢峒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參寨官皆橫遏自稱某州橫遏盜賊大抵事知寨如里正之于長官奉提舉如卒伍之于主將視邕管如朝廷視經略帥府則如神明號令風靡保障隱然厥後諸峒不供租稅故無糧以養提舉之兵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墮不舉職且日走峒官之門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峒必共汙染之使以罪去甚則配焉原其始皆由冒犯徇利致延此弊故未易悉數也故事經略安撫使初開幕府頒鹽菜徧犒首領以公文下教謂之委典大略使

固守邊界存恤壯丁云時宜州管下亦有羈縻州縣十餘所其法制尤疏幾似化外安化州尤悍驚官獨以鹽料月給之其尤者曰南丹州特命其首領爲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百五十千間入宜州以爲宜州徼外西原黃峒武陽郡小蠻卽皇家賊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特邕州所轄羈縻州四鹽峒十一分隸左右江兩道外慶遠府所轄羈縻州十軍一監二又從平等州十三廢併不一熙寧間以章惇察訪經制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並免追討廢堡砦棄五谿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賦及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以爲招致叛番非便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焉元以左右兩江羈縻州縣俱屬南寧帥府分司管轄左江二路轄州二十六縣□□右江三路轄州三十一縣十九外慶遠南丹谿其安撫司轄州十七又有思州軍民安撫司轄州十三及諸團蠻其土轄舊有四道儂氏謂安平武勒思浪七源皆儂氏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歸樂泗城田州皆黃氏撫

水安化有蒙氏南丹有莫氏西源則儂黃之外又有韋氏周氏而黃氏爲最強儂智高亂後儂氏之善良許從宋姓故多姓趙者唐備三邊中國兵未嘗至嶺南故西原黃峒久遺邊患宋亦若此嶺南不暇宿兵故撫水安化數爲寇鈔如廣源寇酋則其亂又不可勝言者矣元都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夷俗狃于仇殺往往侵盜邊境如黃聖許岑雄等倡亂于前黃英衍許文傑等繼之于後雖有土地人民曾何少獲其用哉我國朝洪武元年夏平章楊璟參政朱亮祖等旣取廣西左右兩江土官皆遣使齎印章納土歸款請以戶口稅糧悉登版籍每三歲願遣子弟奉方物入貢由是朝廷嘉其忠誠復因舊疆從新增省置各府州縣俾仍爲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許子孫世襲凡勘覈請授悉由于巡撫藩臬若土官絕嗣本族無可承襲及叛逆誅滅始銓流官代所以治馭諸酋者規畫亦密矣初太平府以流官郡守領州縣凡有十九大率土狹而民少其酋無所怙恃勢亦易制雖有一二不逞尋卽平定而易置之今皆勒兵輸賦鮮有作慝于紀者矣

卷之七十九

田汝成曰竊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伍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効然後世藩司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裡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有屯聚侵掠爲州縣害者皆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縣官者其間雖或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司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巡簡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要于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徭獠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山著以居耳今宜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威信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

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數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其官不拘官數亦如衛所之制既授以官不須勘實官給以官服遣官屬以騶騎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且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風習教乃自知殺掠之爲非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不能無無知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日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碑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能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其永無患矣

□□□曰有闕文首出交界卽抵憑祥縣其縣應襲男李廣寧迺思明已襲知府黃道與其叛弟黃震之中表弟也震自七歲爲衆頭目所輔與兄弟爭奪十一年矣積兵二千餘人不入府侵其兄則入縣劫其弟縣治悉已燒燬官民猶且藏匿惟恐震之復來蓋震既不得其府務欲得其印以爲縣又欲奪其姪蔭而見仇于思明羅陽土尹旣沒方爭于二幼所以借土兵引蠻撞以相仇殺大抵土俗得印則得官故知有印不知有法也苟明其無易樹子之法知有長幼嫡庶之序則印輕而土官爭奪之患消矣自憑祥抵龍州其境熙然樂業雞豕牛羊徧野可觀蓋得土官趙南傑息其力肥其家雖使交人誘之而不去反有慕之而來者土官皆然何慮兵不強而賊不畏哉太平一府所轄惟三廂之民外所屬又九處皆土官非有文官材能過人者孰肯聽其約束故舟行七八百里東岸有羅陵陀陽左州西岸有思明忠州等五處土兵相交民不聊生雜出其盜雖官船常有所警而豈商賈不蒙其害苟嚴其考察予奪之法薦明能剛介之士以臨蒞其土俗而文職貪懦之風息矣自

太平盡境有渠洛巡司迺南寧所屬也距城五十里村落相望雞犬之聲遽聞問之則曰能協力拒賊數次矣況得新守黃鏞亦平易而不擾也他郡亦然何慮田不闢而民不安哉武臣自都帥以至列校多其土產知蠻獠出沒語言而或交親納賄以縱視爲患者亦有矣今官軍雖悍而不習其水土土兵雖習水土而未知其嚮導苟宣其三令五申之法凡有征調必先本處武臣然後以土兵繼之以官軍勦之則責有所歸而武臣怠弛之弊無矣且近者舟過南寧從夜及旦求一護送不可得使有賊警孰其爲禦之緩急者亦爲橫州王指揮尙寧劉指揮太平夏千戶而已閣下想亦知之使求復如其人者可守可戰而用之咸當其能則不能者孰不爲之勸哉此四患固以蠻獠爲急然使武臣不怠弛文職不貪懦土官不爭奪則蠻之殺掠亦可以不治之復有水潺界乎南寧橫州之衝居無城郭守無官軍頻年爲賊所破每晨官吏師生相與一揖而退過午則率妻孥登小舟于中流不畏風波之覆溺而惟畏賊徒之奄至其苦有不可殫言者况舊六里殘破已半或分隸于州

郡兵保之以免其水宿然後請置一所以永其守不然其民辛勞墊溺
曷得寧也貴縣得主薄何楚英潯州有范參將賊皆不犯其境是能以
詐力相誘尚使之不犯况真能以威信處之而賊有不知者哉見強則
避見弱便欺其理勢明驗有如此者閣下早以名進士歷任兵科都給
事中當胡人犯順之秋日進章疏皆切中時病尋升方面參贊迤北諸
軍復著成績由是天子特授以總司風紀之任加以贊理兩廣兵務之
重謹厚之德隆廉能之聲著蓋不待所諏謀而事無不知不必所度詢
而情無不達而愚猶爲是言者宋人得燕石而獻之爲似玉也楚人見
而笑焉閣下慎無以斯言爲燕石而笑之而特採見之幸甚

喬世寧曰苗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一也我兵不習戰二
也溪瘴襲人十九生病三也借力土兵勢必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後難
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也故窮蒐則虞彼之伏曠日則老我之師信
土兵則機事不密議夾攻則鄰援不協顧徒暴師霧露日夜守空山竊
以爲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驥不如狸升木之捷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

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苗力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動天子軍吏也况兵集卽遁兵罷卽出是征無已時而費無止極也自宣正以來凡幾征矣彼未嘗有必死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所以養威重而崇國防也余以爲持重不發彼安可測也輕試罔効適以示倖端耳故善攻不如拙守且省重費也今沅州麻陽者迫苗患處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倣西北邊事多爲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燧舉卽亟入收保而城中卽出師擊之苗卽來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來降矣乃又不殺降以倖功不爽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奉儀衛人正德三年襲本衛指揮使歷官都督嘉靖二十五年爲廣西參將嘗奏言于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于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

策可使搖撞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樂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勦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搖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

往行

劉公仁宅字廣居華容人永樂庚子舉人大夏之父也景泰辛未守潯州都指揮黃竝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及其家七百人以滅口公與參政曾公鞏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竝乃使人持千金私二公于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萬于外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于潯爲約而去至南寧竝二子來迓公伏甲士縛之曾公亦誘執竝于潯以歸論死竝窮蹙乃陰遣人上京師造姦謀以徼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旣益橫乃使人捃摭他事陷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公遽委政

去矣天順初今上既復儲位竝飲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

李參政渭在雲南往土官襲替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不遣公建議輸粟藩省代奏授官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敘漢舞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爲知府溥二子長統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統以失愛弑溥江中土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統旣而驥蠻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素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脇猛分地界驥始共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司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釁不可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

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
鎮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田州府同知猛撫輯
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傍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還知府爲重乃言督府
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驩譽猛者籍甚會江
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
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驕蹇而督府旗
校又不得撓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
平生睚眦怨必當報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揣猛
冀墨其貲猛願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陳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
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鐸代之再疏請征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
鎮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
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恩有罪可乞憐
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製帛書狀陳軍門言讎風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
察之鎮不聽督兵甚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

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初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賊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旣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要領以復也鏌許諾希儀旣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恃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雖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漏泄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檄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迓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實乎臣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實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默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誣降讎將逮勒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

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卽死耳君何忍祕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
駢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
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
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
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
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鐵鑊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
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璽張經等將之而參政胡堯元等
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
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臥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
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璽戰時當扱
示幸天兵釋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隘者
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
閃而不覲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
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殺而璋先已爲策

別館僻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月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措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旣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曰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醪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情飲每牛加絙繫之一棉侑列十醪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情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綸巾縈服雜佩揮塵尾逍遙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中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天兵旣退非陳奏不自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令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實封之璋旣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鳩酒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

遂仰鳩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先是猛三子邦彥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祿匿民間鏐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上從之未幾田州頭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先汝儀與鏐有隙金黨汝儀而左布政司使嚴紱僉事張邦信又素不爲鏐所善紱遂倡言猛不曾死歸順僞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鏐罔上寡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鏐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尙書總制兩廣湖廣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鏐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乃給郵吏發檄東南交竄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鏐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乎守代六年十一

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服聽命而守仁顧輅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自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地方鯨杭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免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谷搖撼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

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鄰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効邊功猛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司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旣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入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璁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富奏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故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爲鑑不遠思思是也臣議以爲田州宜降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夷朝廷許之乃以岑邦相爲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年十五六佑兒子蓄之而盧蘇自矜興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

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錢贖必贖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捷之佑言慮變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捷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髫齡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蓄芝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代盧蘇盧蘇覺之先稱疾伏甲擒斬玉慶即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弑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敘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眞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

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璵蘇圻也蘇急求救于璵璵遂乘虛擣鎮安眞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眞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諸乃遣人諭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諸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旦曰田州遺孽遽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參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賂稱亂弑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敘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其部下盧蘇因衆怒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腹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與其子鳳以兵從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軍于他所而父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達萬達密與副

總兵張經及田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與汝成曰僕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爲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盧蘇之夙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蘇而黨于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敵血爲盟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亂狀言于督府經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卽日遣旗牌營中坐鎮于是機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田汝成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馭夷之失策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赦新建伯受錢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

卷之七十九

士官

十七

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戮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蘇再叛弑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諸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齧粉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此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誣人以逞其苛妒淺夫不足責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桂萼之力居多云萼自以議禮稱旨致位輔臣非自立功不足賈重後世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爲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忤萼旨直于奏尾稍稍及之萼遂恚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詘其名嗚呼使其然譖祕又何如也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鐫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

曰主何不自爲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媵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路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江左張聲甚侈楷言于猛曰公主欲立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京差來邊民莫知何若借勢而圖之蔑不濟矣猛大喜遂行千金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僞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况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指寶亦枝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通都督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立其族弟煖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者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煖異姓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

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舁楷楷遂弒媛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黃安黎容等乃往田州購寶寶時爲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黎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仇鸞曰趙楷誠逆卽顧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五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憂之爲寶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爲富家翁不猶愈于爲官乎楷不聽會寶約楷幸門客李談計說楷一日談楷語歡甚謂楷曰卿相與富翁孰樂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兢業昕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買以規羨溢相統襁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艱難心不關案牘之糾葛以此方之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人生行樂耳何以官爲土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箸防毒卽枕慮刺出非甲冑不行入非局鍵不居賓從無促席之娛媵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得抱犢擁芻藳軒達曙楷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深居

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複戶不爲病也
乃我土官雜襲夷風脫略王法徵兵不特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
讞盼睐則部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如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
不若爲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未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
保首領者幾人也向爲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王夫
厲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禍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憚而罷
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
必及己不如微厚利而徐圖之乃得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
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
翼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應美姿容自惠寶妻通焉動息
必以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
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嘗宮男子王良以爲閭者楷召良激
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欲籍勢官家徵富貴
耳汝安可圖哉藏頭閨闥與積豕無異曾不若騰馬鬣牛之適也良曰

卷之七十九

恨不剔腎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代寶州人怨寶莫爲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人伐寶及寢門呼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斬枝指并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項之憑祥叛酋李寶比周于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田汝成曰願二君職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藤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爲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願負罪不丐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畀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卽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旬日楷浸慰弛不爲備部兵多以乏糧遣歸者萬達召楷及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矣宜自爲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亂也楷

惶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何也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敵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爲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吾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卽日杖楷等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州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李寰者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簡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等爭立珍挈印奔况村况村土舍黃泰以其女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在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蒸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

卷之七十九

奪其印珥奔罄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
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公恥之珍遂悔約不屬
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
矣詭云廣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
克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卽手刃人州人患之寢謀廢立而珍妻黃孟
亦以失寵孤憤寢通焉十七年三月寢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道賊
虐部民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曰黃泰疑不助也試
爲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妻者
父兄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
不有其父也不友其妹是不有兄弟也若是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
辱先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寢曰主公無慮
黃泰不助珍也寢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爲亂患趙琪掌外甲也以兵劫
琪曰吾欲云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
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簧難以入矣寢曰善而李珍之妾芮玖

者有淫行寢乃遣刺客趙應僞爲珍謂蒯玖曰主君聞子有私人使我夜伺子蒯玖惶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蒯玖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寢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卽子排闥勿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一夜趙應竊蒯玖穴垣亡頃之蘇寄枝巡徼僞驚呼曰閨竇何豁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寢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寢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寢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場竊嘆寢私于趙紹賢曰是夫腹誅者就座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寢爲嚮導曰緩急纔巨告我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爲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寢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寢遂自薦曰願效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辨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寢心事乃白耳泰

謹諾八月萬達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蘇寄枝等論死卽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帖然已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田公汝成以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鞠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眞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白之乃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珏之子佛嗣珍田汝成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夷素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闊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皇陵大抗四隩旣同時掣鯨鯢寡懲衆戒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治已前恬熙世際詳內略外諸酋稍稍越法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訑大闢乘之紀綱漸渙邊機幕議非賊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啓夷狄輕侮之心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淹久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覲然

食約致彼餒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蔓滋僂尸蹂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灼燠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隈貽屬國觀晒于鏐仁夫剗其三雄市不徒隨笑言設伏剪削禍本賢于林會之師功深而不褻其所經略黽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悅而不繹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矣

黃琬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瑯以世嫡爲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琬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威鎮境內景泰二年八月瑯之嫡子錄恕不得襲琬以計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瑯及兄鈞等弑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錄罪使其子瀨陽聞于官若欲爲瑯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鞠實之琬坐罪當死時純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琬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

半跪強之翱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
官行賞有差翱得賜元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
夷耶吾儕愧死矣琰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獎進都督充
參將勢焰薰灼人多趨其門棠致仕未幾見濟薨謚懷愍太子英皇復
辟憲宗復位東宮時琰已死命發棺鞭其屍田汝成曰至今人言易儲
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景皇帝大
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爲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
也肅愍豈其惜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爲功
肅愍不爲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繪廖少卿莊相繼請
復儲被杖瀕死循之遺烈可勝誅哉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國初納教授官與八百緬甸車里
孟養諸酋競強鼎立而猛密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
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罕樸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樸死孫罕乞
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侵木邦也成化初南寧

伯毛勝守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貪索無厭曩罕弄遂怙勢縱橫略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曩罕弄罵不與舉遂疏猛密叛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倖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人也通猛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權結昭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必授官比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多齎金寶投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啖以美遷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儒不任使安遂舉都御史程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矍汝敢復忤之誠憂懣不知所爲發疾卒宗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撫猛密曩罕弄出迓會曩罕弄所遣安使歸已悉安意指益踞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已至南牙山就見曩罕弄坐講良久曩罕弄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略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

以司歪子孫世襲其職木邦人訴辯宗宗輒笞辱之曰朝廷畫土分封汝寧得專耶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尙書曩罕弄既立遂令盡奪木邦之地罕乞奔猛止由是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罕乞聲言必滅猛密會敬皇帝卽位安宗斥罷按察副使林俊復稍稍割猛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讎殺矣

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昏懦不能鎮輯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睿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檢守江我軍不得渡先是刀賓玉嘗遣思仁質晟府晟兒子畜之迺遣使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半渡江擊緬檢走之乘勝逼思仁上江頤之夷兵烏集政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

力諫晟方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過江還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躡夷兵攢刺爲泥一軍皆沒無子還者晟聞敗遂燒江上積餉披氈裘雜衆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狀聞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它乞無問遂以淡水啖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麓川稱叛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數萬宜放棄徼外以甦吏民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倖用事力勸上征之上乃遣兵部尙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益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擊思仁敗之思仁走緬甸驥遂割思仁所略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驥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頃之麓川夷復擁思仁少子思祿攻銀起莽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驥等慮師老餉道益艱賊終不殄滅遂約思祿許得部勒諸夷居孟養故地復與立石畫金沙江爲界誓曰石欄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乃班師以

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封靖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諡忠毅晟定遠王諡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豪僭夷中無異王者成化中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大墨于諸夷思祿乃以祖母緣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略取旁小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參政毛科者素輕銳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始姑以一命兌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鬪志大敗猛密設伏邀擊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劾科科以計解尋稍謫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違誓渡江遂不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鄉

也科復挾還勢于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議許之復以科爲雲南按察司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第爲隣惡誑誤以干天法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爲土官復宣慰如故大學士劉健欲許之以爲思祿有官猶可制卽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還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田汝成曰猛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樹以中官而灌以閣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潞江之敗晟實罪魁第朝議以晟元勳之裔關土雲南有功復畏法引慝自殞得蒙贈諡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與文達略同溢美文過爲家狀所蒙第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雲南緬夷莽達刺恃險遠兵力強盛常侵逼三宣而隴州多民爲岳鳳

父子煽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虔爲莽內應於是據隴州破順寧滇中大震大臣中策緬事者謂往年麓川之役王靖遠提兵十萬徵旁省糧餉請官監軍紀功數歲僅乃克之此已事之驗也申文定公曰今財力殫絀大異昔時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受其敝非計也滇南萬里向來文網闊疏武備單弱奸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戰將率兵禦之并調土司募健卒自足固內而捍外無慮也文定公乃與本兵議調鄧子龍劉綎各領兵三千赴之令相機戰守子龍先復順寧擒罕虔詔斬以徇綎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翼烏縛獻闕下上御午門樓受俘磔諸市緬兵遂不敢出而隴州亦安是舉也調兵不過六千餉取諸蜀中及南部費不過二十萬蓋上留意邊疆以滇中用兵勑總鎮五日一報按臣覈功稍遲則先發賞賚以勵士心故能成功如此然滇中無餉無兵或調防守半歲卽撤撤時皆不給餉兵皆散去緩急不能猝集數爲夷寇所乘文定公常與撫臣議屯田養兵之策騰越逼三宣近緬地皆肥饒而多閑曠可以列屯課種儲蓄以待軍興而遠方守令多踞冗不

任事嘗語按臣督察之卒無成效可嘆也尋邊人有持緬地二番錦入見撫鎮詭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書來欲奏聞文定公曰近時暹羅求貢特遣多人用金葉表文奏御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眞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已卒無驗求其人則亡去矣邊事夷情安可輕信而漫爲之哉

商太僕廷試嘗備兵雲南緬酋莽刺者脅三宣撫以叛公駐兵騰越間以禦之酋不敢動復上議撫臺曰酋所需者牌印牌印永昌庫中國家假此以羈縻諸夷者置之無用非計盍下令令酋改圖爲我守障毋擾則當爲爾上請賞爾罪予爾牌印酋必感恩悔禍我兵可解甲而民可安枕爲地方計甚便撫臺不能用緬酋至今爲梗滇人每思公言

有闕文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區裂版章以淪夷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取其貌恭因而建置播華楊應龍怙其昏闇天緣姻黨遂延耽黎七姓五司逢其蠶螫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燬反戈於白石戕我將士於飛練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

往總師事建督府於成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子章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遂入綦江燒王鮮梗偏隆煽引九股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權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搗官壩降眞州進據桑木蜀帥劉挺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廣帥別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樓賊圍上楚帥陳璘書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抵于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圍下按察司張悌來視師六月挺應祥兵破其郭二翌日廣璘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

土兵

前言

胡深紹雲人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

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而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

于謙曰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厚集爲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羣三五爲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爲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況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面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窺利審責之際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拊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爲利己之計反而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爲之哉或愚以爲莫若使各處鄉民

之有胆略謀勇者自有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爲小甲五十人則推一人爲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爲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爲變賣縱有隱瞞亦不必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採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爲重則視身爲輕耳如是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耶

曹公璘曰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虜情諸詐佯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比思蘭哈密朵顏等路連絡屬續緣邊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依犄角爲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爲之憂計愚恐臨時噬臍無及且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其所爲心胆旣大必無退怯若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棟

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一如舍餘處置仍加厚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爲什五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旣困于送迎又苦於誅求爲害百端何可勝言愚以爲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正宜挑選精猛官軍之老練者統之以來往策應庶幾穩便

崔公鉞曰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權弛而無支莫甚于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箭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爲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卽古土兵近年

增減聲定且戶各分門更番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隸出一人分爲兩班閩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鬪之徒令之顧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立一長平居讞察逋逃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熾每鄉嚴則縣靖每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于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刀劫民從之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慣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

李承勛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

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傭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草料之費于私有齎送科剋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隣近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剋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未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王鏊曰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愚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智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于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

卷之七十九

撫之則不患于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而有父子兄弟之仇于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讎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己有豈唯無益固有所損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日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卽加以官且許其併論賞事已兵休許其復業還農不著其名于籍則應者必衆先加以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皆勝兵矣

李東陽曰宋西邊三路有兵三十萬士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西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于宋二十而一况擢者已官絕者不繼謫者多竄欲從增置其道無由惟士兵之制猶有古之遺法當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卽成真軍甚乃坐名僉補使其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

至夫自兵民旣判則藉農爲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維繫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恤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關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正德十年王公瓊曰禮科右給事中孫儒奏曰一件選民壯以振天威該本部議得合無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官督同分巡分守等官嚴督各該府縣掌印并撫民等官除近年曾經僉定造冊繳部外各量地方險易合用民快機兵各若干若舊有之數不足其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點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以上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下者每里五名舊額數多者不許減去俱于丁糧相應之家從宜僉點年力精壯之人籍其年甲相貌在官務穀一城操守一方保障不許濫僉有傷農力亦不許放免殷富獨勞貧民等因弘治七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爲乞明編僉民壯事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奏該本部議得將造冊已定民壯俱以弘治十二年爲始每十年通行查審看驗一次中間但有老疾病故消乏等項悉與僉換

卷之七十九

若本戶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者仍于本戶僉補壯丁更替再當一事故之日不許再于本戶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守巡州縣正官親詣查審照冊將丁糧相應之家從實僉替毋令作弊獨損貧民仕宦之家量加優免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如告更替查勘是實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我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軍專爲防奸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衛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乏邊患警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卽當罷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于給事中孫孺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議通行天下照里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襲憚民終不能救今御史楊瑄目擊其弊反覆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于陝西點義勇數萬以禦元昊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爲于民有世世之害于事無分毫之

益其說尤爲明鑒楊璵所言切于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處
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
給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行勾攝其正統十四年
以後弘治七年以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
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守城舍餘及輪操
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于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璵所擬不必編
僉惟令查訪驍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
名目除免本身差徭外再免本戶二丁幫貼衣食本戶無丁許免別戶
人丁幫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私役擾
害中間應有獎厲優恤等項事宜本部議擬未盡者悉聽巡撫巡按三
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

褚公寶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今屯堡之人誰無身
家而防禦之策何漫不知講也予聞往歲大虜深入至蔚州散掠窮谷
中有壯夫數十輩持其棒節截其歸路虜窘甚亦失其故道迺棄其所

得輕身趨虜營衆驅之如羣羊然比時各路兵亦會集其地虜竟無所奔一時俘斬甚衆常歲壯夫亦往往有報虜功者夫邊方用武之地土人麤健敢鬪者不少顧在上者振舉之何如耳誠于此時將各堡壯丁編之牌甲立之夫長甲胄弓刀則令其自置而鎗砲火器則有司量給之嚴禁衛官不得科擾下令云虜衆則閉門城守少則相機擒殺俘斬者同予陞賞死仁者同予優恤所得牛馬輜重一與之不問如李抱真澤潞鄉兵故事歲終守巡出而大閱之行賞有差略示勸懲之意則有兵之用無兵之費既保其家又蒙其利矣今少參蘇君志舉有志于此小試蔚州輒有可觀嗚呼數十年積弱之兵中丞王公一旦振奮如昔張忠水關之戰已足爲奇若能如愚云云是又所以增鬪志壯神威固疆圉之一端也

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獠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三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衝也先是漕運諸總督鐵疏略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

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銀七兩二錢原爲防守城池捕緝鹽法盜乃今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棍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養此遊惰卽今倭警若添兵則未免增餉增餉則未免苦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拾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卽以原派工食充月糧上旣省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灶丁繁夥皆生長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灶勇每年三月初一日防汛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紀牙用隨鹽販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灶率在場偷閑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灶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若藉令一一倣褚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且也

民壯一項在腹裏諸省原派防護地方者亦自不乏有司誠揀練如法凜奉監司約束無忒志居恆則巡徼有備內地無虞一以應鄰省之檄總令一將領率而前亦實得壯士而用之孰與臨時召募驅市井以赴關之多蹶步此之謂壯壯之宜練也方今沿海士伍一爲額軍一爲軍餘一爲募兵尺籍與額具在可考也果令士無虛額糧不冒支卽或有單弱處所易整頓耳乃今則種種占冒耗糧缺伍弊且不勝窮詰矣卽如嘉靖以來淮揚沿海揚州等二十五衛所旗屯二項額設軍士共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名有奇乃承平日久操守俱弛豪右詭頂故軍名色冒支糧餉有一家多至百餘名者前後大將軍懼不敢問問輒無不中傷以去此勢豪之侵占也卽一處而浙直閩廣等處可例推也又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丞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占役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卽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于補

伍食糧則反爲疲癯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若乃逃亡故絕特其一節耳此本管之欺隱也卽一處而閩直山東等處又可例推也又如將領以蝕軍爲恆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餉而核之半爲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卽至巧莫能鉤致下旣挾上之多所奸欺上復聽下之買閑自便卽所部至累百千而可資禦侮十曾不能六七也此將官之詭占也又無不在在皆然也

胡松曰民壯之設實懲己巳之禍本古者寓兵于農之意其法甚美但沿襲之久上下惛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羸孱衰耄之人濫充抵數其所以爲役者不過爲豪門厮養官府徒隸將傭作奴而已其于建置名義絕不相蒙乞下該部申戒天下撫按官從實稽簡而稍增其數務在齊力驍雄如其名稱然後籍其年貌貯之所司自非病死不敢輒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業師轉相教誘庶凡人皆可用事士不虛設至于山東河南北直隸與江北諸州縣城隍樓堞其固而可守

者固仍舊貫自餘並令繕修以防衝突其遠年積貯軍器聞以久不試用悉皆朽蠹頓弊摧枯斷折徒有其名與數爾併乞行撫按官從宜修理或因舊以爲新或損多而益寡至于近製所謂佛郎機者郡縣不能得有亦行該部發式務令大小並製遠近俱有藏之于帑守以其人語曰百足之虫至殞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誠所宜預戒彼謀者知吾日夜預備有以待彼則其狂志異謀雄心陰計庶幾可以逆折特設逸才一科令所在撫按收召跡弛不羈之士諸但有膂力驍雄計慮深遠者許得求乞自効試其能果實上之則命爲千夫長次之爲百夫長每日給糧入斗或一石使之統領民壯訓教鄉兵俟三年無過給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著許得一體獎薦漸階流品如其才堪大受力能禦侮卽雖雄邊大將亦皆由此選拔是故廣求才賢消弭奸桀之一道也

葛守禮曰庚戌之後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常備則有常兵何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以爲待土兵練成則調兵遣今旣二十年矣

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來果土兵人尪羸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爲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爲隣各以其國當之未嘗借兵于列國也至漢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于列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爲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算乎夫人情安于因循故議罷客兵則衆相沮抑不覩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拋室家妻子而羈縻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鱣蟲無所輪替何能自安此爲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途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劫掠亦有所至寄寓男婦相雜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爲人居之害不堪者二也至于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富庶之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爲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此爲三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償其所欲客兵固

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兵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虜殺敗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卽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以爲計也愚以爲及今客兵在邊勅下幾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略倣唐宋府兵之意修古寓兵于農之制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爲保甲分爲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鎗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爲處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戰禦卽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搶各出與戰北虜旣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種世衡守清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資所費不多彼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爲國家增儼抑且爲地方復仇鼓舞易從勇氣自信子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與此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哉但

須禁其擾害時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餘津貼處辦酌量地
里遠近定擬聽調人數并諸凡未盡事宜通乞勅下該部并各撫按官
從長議擬奏請着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

徐問曰往聞有招軍之令舉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爲軍已失國家
定籍倉卒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兄產業以籍稽查未免徒耗衣
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然則緩急將何所恃乎愚以爲
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保長于原
編火夫內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紀
其年貌貫址以備鄉兵之籍仍須善加撫諭不得張皇震驚每選五十
名推身家服衆者一人或省察義官爲鄉長俾其各相連屬鈐約自爲
教練不許任其強橫縱逸別生事端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
量給犒賞卽放歸農生業秋冬務閒兵備官周歷閱實而再試之賞其
勇藝而教其不能略如周官寓農大閱之法每處三日亦卽放歸仍令
所司復其身之役胄鎧器械各預儲給庶內外皆兵潛銷窺伺隱然有

金湯之限矣

李元薦曰今日軍伍不煩清解不煩誦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者惟有民壯一事若因今法稍加損益俾不失寓兵于農之意足可經久有一仕人宦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塲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卽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僱募等役尙未盡善稍稍變通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視寇警之大小以爲發班之多寡雖不拘拘于井田府兵而實享井田府兵之利以今之法行古之制雖聖人復起必從斯言矣張公時微曰治兵之法莫善于寓兵于農莫不善于以民養兵調兵募兵策斯下矣以民養兵耒耜不親而坐食轉輸擊門不習而空隸尺籍烽警一聞四出召募謂之無兵可也調兵募兵以百姓之脂膏充游食之腸胃調遣則逗留見敵則奔潰汙人婦女掠人貨貲謂之盜賊可也

善乎胡仲淵之言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蠲其橫斂令民有田者二十石之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則是得兵一萬也米四十萬石則是得兵二萬也有事則應敵無事則歸農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民間之糧固在也隣里相保不得逋逃而各爲親戚墳墓也則必致力于敵矣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國富孰與養兵之耗費召募之殃民者哉

毛鳳韶曰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爲民壯非游猾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陛下詔東南修古者寓兵于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令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力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

民素習弓馬飢寒切身則養亂待明萬一匹夫大呼則羣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願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人民廣召博募選其豪勇謀略熟于弓馬者使抵充民壯重加管領嚴其部伍令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免其飢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董越曰曩時各邊諸將多祖宗勳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致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况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輟略岡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鬥山川險易爲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輟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擊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鬥輒爲所輕夷狄啓釁又其一也

又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旣精則一可當百而

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征西戰士有云往年滿賊皆叛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士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卽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軍驍勇者或樂偕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効用之功臣竊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淺欲待擣巢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于東西中三路各該屯堡一遇剽掠卽分頭截殺靜以待動于法亦宜但恐勢分難于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卽堅壁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士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

弱賊常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此其驗歟

倪岳曰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回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三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七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累累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靖軍廩告乏職此故也臣謂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告更替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懽心于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于行伍之內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于畎畝之間則其物力資產旣切于己父母妻

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恣怨曷若如已役者勞而休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于本境征調不至于遠行民知効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于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疇熟于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此歲用兵薦罹飢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憂豈獨外患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克守禦旣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旣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旣集客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饋不溢及于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錢公梗曰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自魯用田賦兼賦夫田而民力弗餘然猶寓之農也後世重建軍衛竭盡夫田之人胥食之軍軍非武衛則不置非軍門則罔調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重贅之役權處之道今又一日數倍額上增羨役焉民倍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大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以更勞而均役也今見畿內州邑無歲不計閭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朋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家無過一人以其餘則爲羨也今者民門二稅歲歸之軍養馬所需不減歲費民壯之設又歲均徭十百之一徭也宋嘉佑中河北招兵未已范鎮有曰取兵于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役重則民心離寓兵于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輕賦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也夫契丹在宋何如今日招兵之暫視編役又僅然也然宋尙懼離民之

心而匱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財與力之養而務張皇之驟策亦竭矣宋募義勇爲河北伏兵以禦金人當是時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一統有之邇嘗募義勇送備府操計日而授之直招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壯數百名于版籍之上牽纏瑣屑民懼終身之累矣愚竊謂府操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道概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拘之苦之之蚤也昔宋湖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募義勇不置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中則有不獨如古募而籍之者也愚切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其便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足之捍矣似不必存于籍也楊一清曰制禦賊盜與禦戎少異居常保障防遏在于本處官兵鄰近土兵不過暫時調用此等客兵雖得應援之力亦有侵掠之虞不得已而用之急之恐失其心緩之難戢其暴要在威賞兼濟方免後艱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必須委用三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集土人以爲鄉導此正守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爲戰昔人創

置樓鼓之法義營團結之論今鄉村屯寨未必不可依倣而行然豈專
事刀筆持法之吏所能爲哉如廣信府永豐縣守坑軍兵弋陽縣橫峯
密打手贛州府寧都信豐安遠龍南太平等縣大石伯洪二堡善射弩
手俱各數經戰鬥聞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戶子弟各官酌量招調
相兼攻勦但要嚴號令明賞罰彼既各顧身家兼以貪得官賞其應點
之兵大有不同且使調來土兵有所鈐制矣各賊出沒險阻去處必須
把截視其地方形勢或高壘石牆或深掘濠塹斷其散出四面遙震聲
援其切近賊巢如安仁貴溪弋陽德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概調
用恐賊乘虛劫掠宜各存留把守浙江開化直隸休寧婺源等縣俱與
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相通合行各該鎮巡嚴加把守預防不測其
都昌九江湖口等處臨湖口近江恐從此奪船走避亦須集兵防守江
西腹裏原無烽墩各校官道路隔越恐難應援宜處給銃砲火藥以壯
軍威仍于高山峻嶺去處設立烽墩瞭望遇有緊急互相策應兵部申
明捕盜陞賞則例已極詳盡江西等處未審有無該載又止爲官軍及

應捕之人而設其非應捕而能捕斬賊盜者尤須優其陞賞又聞各處之盜卽係鄉民其大家富室多與相通或爲窩住本妨良民豈無知識今宜出示諭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爲盜賊窩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者卽便赴官出首與免本罪若能設法奮力擒賊者悉以常人給賞擒斬賊首及獲賊數多者照例倫功授以職銜其賊夥後有扳指贓私等項並不返究若隔省征調土兵其土官親信頭目恐不肯來者宜行總鎮守務以地方爲重坐委有名官舍頭目管領彼爲身計自能挑選精銳給賞從厚該管土官及頭目庶幾樂于應命矣

楊一清曰各處地方鄉村鎮市民居稠密團而聚之號而召之亦足支賊但官司不會鼓舞約束心力不齊雖有智士勇夫不敢當先倡首恐得禍速而受害慘耳昔元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土舊多劫賊崇命村置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周寶嚴上疏言鄉

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今宜依倣此法令各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將所屬鄉村鎮市各選委家道得過頗有行止幹力衆所信服者不拘里長義官或致仕官監生省祭等項一二人立爲領袖提督地方總小甲火火夫人等晝夜巡邏省諭排門住居人戶各宜置辦弓矢刀鎗鞭撻棍棒之類令少壯人丁子弟雇工人役操演習學每村市路口設立木柵夜閉晝開高埠去處各搭蓋看家樓一座上懸鑼鼓撥人看守但望有賊遠來即便發鼓鳴鐘將木柵鎖閉本鎮本村少壯人丁各執器械與總小甲火夫人等併力防禦一面差善走之人馳報官司督發官兵機快前來接應若有擒獲賊犯照常人例每名額賞銀二十兩如村人家不多者每附近三四處團爲一處總委一人管理一處有警各處互相救援庶幾古人守望相助之義規矩既定省諭既明若臨時畏避不肯出力者輕則聽委管之人量情責治重則送官司痛責枷號其受理之人部下獲

功至三五名額以上者照軍功陞一級每三名額遞加陞授各與世襲係監生省祭官不願陞者起送吏部卽時選用係致仕官陞其子孫彼旣思保其血屬護其家業得官司號召之又慕陞賞懼重法不敢不盡死力如此雖未必能止遏大盜而所在皆兵聲勢聯絡亦足以鼓吾民之氣警賊黨之心矣

嘉靖戊午七閩中寇警甚時有調客兵至者督儲曾君于拱自天津來宗公臣爲閩臬問曰聞諸相君談南事否曾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宗曰天津故稱北兵者亦畏兵乎曾曰何謂顧其心驩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曰去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當獲二婦奈何不鬻哉宗曰唐太史應德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曾曰蓋嘗揖太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洪西之洪路曰日櫻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太史之不予客兵也有見哉有見哉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千矣侍御曾君承芳其尊公諱歸泉道出延平宗公與巡□顏君嘉會謁慰他事

不談獨談兵事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聞人之受禍深也宗曰
何侍御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
會有嫁其女于人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闢門
昇其女以去及他闔有少婦輒昇之而又囑之曰塗問爲誰則曰兵所
攜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之輿中人嚶嚶泣塗之人聞而悲之不敢
問也玉山簿流涕言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閱之塗中血盈盈
滿路其絨絨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鷄豕牛馬皮毛被道矣時建寧
道舒君芳遺宗書慮所以防客兵者宗爲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
言粵兵狀可爲隕涕來論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
甚于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
得持挺逐之客兵者殺人而又不敵怒而訴也卽有訴者反益之禍矣
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里間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
主哭其僕耳不忍聞也血塗野草四體毀傷殘鷄犬牛馬戶牖門扉俄
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

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于清野矣近者檄其城市預稅一廬稍遠者檄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穉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羣虎而翼卽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宗又報督學阮公書曰夫島夷入寇吳越殺戮焚掠數百里爲墟今古至變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風馳雲湧之盛也相持四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爲島夷觀笑何故哉僕則以爲不土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守臣初上夷變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廷臣持議者以爲夷入如風飄忽吳越人懦弱不能持戈不足恃唯調北方勁兵往勦可期而擒遂使侍御史曹君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渡江逆兵廣陵二千石以下朝夕供帳且散牛馬金帛勞士僅三日糜二萬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三千里凡經幾大郡則所糜何計哉旣抵越一接戰輒墮計中枕藉如山餘者望風潰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從往海上意氣而北不懼也是安取客兵哉夫夷寇中原之寇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截勦卽輒散去此

宜于客兵言也。適島夷吉如魚鳥之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瞬息千狀，勢難以盡勦。惟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爲至計。至使客兵盡勁可恃，亦豈能常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爲我禦夷哉？護戎將軍勒千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糜不知有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旣已竭江南租帑不足給之，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司急餉苛征，徒爲夷益衆亡益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非閭閻編民而與今民異稟哉？士無論強弱，唯其練敵無論衆寡，惟其氣爲今計者，惟練士倡氣之策。總戎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吏，鍛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勁者一世無之。誠得海郡十盡勁，無論今變可彌，卽他時夷來亦可無恐也。且又無大費，越中人往往言夷畏寧紹，不敢闖疆，蓋寧紹人各家海上不關，則失其居。夷來輒併力持刀格夷，夷輒散去。夫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豈強弱頓殊哉？邇者主上忿師久無功，詔捕總戎司馬罷謫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大托而徒擁烏合之衆，以冀成功。僕固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日益解散，走護

戎者懼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且腹空無積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爲罷各道客兵而日夜練吳越者甚便

陳以勤曰嘗考民兵卽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爲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萬曆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是時心竊危之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爲得策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爲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爲樂大抵勇悍善馳射其天性然也合無勅下巡撫令其督撫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略倣成周因田周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卽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入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爲二分軍以其半爲正兵半爲奇兵卽于編僉時取其武藝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爲正兵皆登

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稽查操練之期定于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做軍中委之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之既畢卽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免除仍蠲本身丁糧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妨編派僱役與官旣無損而爲兵者又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別項以妨其事誰敢不踴躍應命者且其用之爲兵而率于行陣不用爲之農而散于田里蓋不費廩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爲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于郡縣旣以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親歷各府調各州縣兵到府驗其將卒有勤情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卽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爲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征伐以符契下之巡撫巡按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守城將奇兵盡數調至各府各府臬以機軍每軍以大將領之通稽入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爲聲援所以壯國威固根本永持治安之策無出于此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疆壯揀爲義

勇寇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勸今須預爲料理查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勸戚地土甚多歲有租銀眞保一鎮各山口撒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爲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征銀在官亦足以專備民兵之供矣

吳時來曰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以愚觀之不獨長技也彼得全勝之勢而我無一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合諸部落聯異爲同以擾我一鎮我有信地一鎮之中分爲幾路散同爲異以與之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爲生七歲能騎射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風逃走三不格也彼則斬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不行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于下以搶擄爲其己事我勝則利歸于上以戰

關爲非己事五不格也彼敗則謀報讎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此較之中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愚以爲如因其勢而反之何者彼之勢焉能加我中國之大也彼之才力焉能加我中國之富也我若亦合中國之全勢而與之鬪虜卽驕敢伸息哉不惟中國之全也卽捐燕代一方之勢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胡三面而朝天下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于此則所以鞭撻蠢夷者不可不日爲之講今永平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設若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屯昌平則都城扼其背在國家固以亟爲二府計在二府百姓亦宜自爲計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計在每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僱其本處精壯之人照依民壯事例編爲隊伍練而教之以爲常川應敵之主兵又申保甲之法于農隙之時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其父兄子弟修器械糗糧團練于其本鄉每遇風高月圓之候則練兵聚爲先鋒而保甲之法遙爲聲援將見一府之民室家被其寢處財物被其搶擄男女被其殺害田

地被其拋荒彼必思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武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趣事者也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善養一府之兵以捍四方宜無不可如永平有效則山西之蔚州石州各沿邊州縣皆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沿邊皆兵矣或曰永平之民脆弱不可用愚曰不然夫莫脆于江南知府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勝稱人情不可慮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昔李牧備邊不過雁門一太守豈借兵于異地哉愚聞虜人初入之時雖以邊兵精銳勢不能當及其分投搶擄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首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民有不以殺賊爲利者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確言也

住行

張太宰瀚嘗守大名庚戌虜西薄都門召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公聞報以召募遊食飢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精壯三十之一卽

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于二千石顧春秋之意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相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愕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嘆服公文武才矣

毛大司馬伯溫在部日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脰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効痛禁抑調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遊食緣以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以殉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銳意清汰

怨讟日起不爲動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乙未高皇帝取江南召公爲元帥府掾參決戎事
己亥春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
游擊軍務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
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
耕而爲輪耜縣官籍江西玉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
簡一以爲兵置甲首部長統之壯丁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
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
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械而捷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
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捷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
聞也王嘆服

盧祥字□□東莞人成化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陝西言營堡兵少而
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爲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
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館點

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行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三丁貼其力役五名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祥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卻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九

勦捕上

前言

馬文升

楊守陞

楊起元

王瓊

胡世寧

張居正 四則

申時行

李三才

徐卿伯

往行

程富

張楷

王驥

羅綺

沐晟

李震

金璫

徐恭

楊信民

白圭

王軾

洪鍾

彭澤

趙鏐

林富

李瀚

譚讓

鄒昊

卷之八十

馬卿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九

勦捕上

前言

馬文升曰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頭目爲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于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某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罪則庶乎敵可克矣

楊公守陞曰天順間兩廣弗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諜報自某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剪屠之信且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

者十之九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事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竟齏粉矣公卽夜叩軍門告變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剪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曰然公曰不可信嗚然曰聞君剛腸疾惡今乃欲爲附賊者地也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可也天子命將于此欲弭盜以安民今乃證民以爲寇民不死于寇卽死于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賊也亂且弗戢咎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也公曰願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已其事且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賴公而免敢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所爲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哉

楊文懿公與江按察元勳書曰兩廣之擾已十餘年始者邊帥庸懦星星不撲至于炎炎而不可奈何也乃厯王師征之專征者又皆庸懦貪鄙之徒不維國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塗炭而徒務于功賞或掩小醜以爲大功甚者戮齊民以効首虜故賊勢益張蔓延于湖江之界于是

別選文武大吏輿論以爲能者授之專征之權主上有詔近臣有狀賓客故舊如余輩者有書有言皆欲其無急功利而以利國安民爲務一如趙充國之困先零可也旣而剪其幹橈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鯨皆在于網羅之外乃奏賊無餘孽而遽班其師故斷藤之捷朝聞而破潯之報夕至兩廣逮今未知寧日較之前人不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耶又况窮奢極侈暴征苛斂與其他有甚于前人者未敢一一數也閣下在幕府中豈固以爲當而不之問也抑常有匡正不見聽從而余未之聞耶總是役者固已盛被爵賞施及卒伍矣然縉紳之清議不容閭閻之深怨不釋而閣下亦與焉凡在交游無不爲閣下惜者自兩廣之擾行師者率務功賞而竟得之且無後患雖有與議怨者未如之何故皆効尤不然有得而復失若吳其姓者其始內牛外李自謂盤石之固矣而竟失之蓋凡自結于權倖而公論不與者亦鮮克久矣且天下之前人壞之而後人反當其罪者多矣倘此擾無已事有不可知者以僕之愚不當任猶懷添室之憂而况閣下不可不爲之卻顧而長慮耶道

遠不能詳知此擾若果靖也閣下可以安枕如其未然則宜日夜思慮長策以匡弼鎮帥亟改前而善後否則區處利害自具疏以聞或相度事機自率兵以征務俾兩廣之地烽燧不驚而干戈戢生民復覩太平之盛則閣下之聲績莫與等矣以閣下之明達俊偉宜救兩廣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表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煌于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望也凡事利一身而害于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于子孫閣下宜深念之勿謂迂論而不省也愛助之言至此盡矣伏惟裁察焉

王公瓊曰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爲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治或勦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

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効也然使所司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急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禁律兵權素得所托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胡公世寧復內閣靳宗伯書曰生昨進見蒙問盜賊事宜竊慮此賊非有智勇過人我軍亦非衆寡不敵然而曠日未平者良由昔日主兵之人不審敵情不由詔旨不乘地利不行軍法不通權變故也楊虎李龍一起初起山東多攜婦女多兼蠢弱略無精銳而惟隨處殺人以張其威分投放火以示其衆若劉六劉七一起另起河北不挈婦女不兼蠢弱初然止有八十餘騎頗爲輕銳既而與楊虎等合爲一夥部下貪財

卷之八十

好色自縱之心皆効楊虎等所爲各挈婦女各兼蠱弱是以其勢漸衰
通料其人不滿二千而能戰有器械者不過三四百耳旣而楊虎與之
相忌先趨而南齊彥名與之相忿復背而北則其勢益分而弱矣况其
部下亦多攜貳而又間有被劫讎報之人圖入其內當此之時其情可
間而離其勢可招而取而主兵者于所經被劫之地一不問訪于所獲
脅從之人一不審問而惟冥然高坐輕信敗軍之言以一張百而自揚
賊勢是以憚賊按兵而不敢一出此由不審敵情以致無功其弊一也
賊之初起本不多人而惟係虜各處壯丁脅以兵刃付以鞍馬使之從
己初則殘其髮膚使有記認難于脫逃後惟逼以放火攻城分以財物
使有罪累自不敢逃凡遇官軍誅討則必當前而各賊立馬監束其後
勝則賈勇直前敗則後在逃去而惟此輩受擒被戮朝廷如此非其本
心是以累降詔旨赦其脅從購其渠首而又立爲自相斬捕之賞格于
此遏盜之機用兵之術宥過之人曲盡其妙眞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
奈何將官有司俱不遵守臨陣所殺旣惟此脅從之人而其背賊逃回

者又不審來歷而一概擒之此所以絕其求生之路而堅其從賊之心至于聖旨榜文又不多張掛軍民盜賊通皆不知由不奉詔旨以致無功其弊二也賊恃馬力流劫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地方勢如獸之走曠奔突無限魚之躍淵出沒無常是以難于追捕今幸東南大水七月之間此賊聚屯青縣其地北有天津西有河間東距大海三面阻水南止滄洲一路可通亦多水阻不便奔馳如此園中之獸沼中之魚勢不難捕若得偏將一旅先據滄洲塞其隘口而與河間天津相爲犄角更或分兵制其抄掠用間離其心腹賊可不戰而擒矣至于楊虎等之攻滄洲挫銳堅城之下久持不去每日賊徒四散遠掠賊首數人各住關廂居民之家晝夜荒于酒色左右前後各不相顧使城有主者募販鹽之徒以爲外應招被擄之民以爲內間而吾精兵分擣其穴賊首可盡擒而賊徒可盡降矣乃若齊彥名之入水套尤爲陷地使霸州之軍遏其西出天津之軍阻其東歸而又乘以小舟木筏擊以勁弩神鎗彼固無能脫生者更或因風縱火可焚而盡斃也涸水鑿舟可沉而

卷之八十

盡取也是皆地之利爲兵之助不能因而用之此不乘地利以致無功其弊三也夫軍將畏賊財不畏我故軍令不嚴則雖孫吳不能以取勝今聞每次交戰皆領軍之人先自退縮而不受敗軍之誅此不行軍法以致無功其弊四也自古用兵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今聞官軍討賊皆一隊直前而或分兵出左右則驚擾自潰又况平原追賊固以騎兵爲勝而欲乘之于險襲之于夜則非步兵土人不能得利今或不知而一概用騎是以水地彼出不利而我出亦不利此由不通權變以致無功其弊五也凡此五弊延賊到今今宜悉反其所爲大將之出宜假以專制賞罰之權使其馳至德州做狄青之斬陳曙盡敗將而處以軍法誠恐軍令不移則引衛青不斬陳建故事因執歸朝繼以大饗軍士厚其糧餉明示賞罰使之感恩于思奮之後則一鼓而軍氣百倍軍聲大振矣由是閱其精兵三千分爲三軍以專追捕其餘分守要津地方撥助附近州縣使賊不得渡河而西更乞在京選帶兩廣公差聽習善弩之人益募彼處鹽徒棍手敢死之士以爲步兵若賊送死仍在水

地也則宜仍前圍蹙以斃之若其已出平原也則宜以前三軍隨其所至而追躡之右軍先行三十里左軍秣馬蓐食繼進過前二十里相去爲節每行十里一止如人左右足之行迭前迭後前者追敵後者休力中軍方軌而進常使賊人不得飽食不暇休息不遑劫掠而官軍更進番休以飽待饑以逸待勞常躡其後如此三日彼將不戰而自困如其獸窮反搏也則吾正軍間以拒馬蔽以軍幕不得妄動而惟射以勁弩禦以神鎗衛以方盾而更出奇兵或衝其脅或繞其背且先揭旗以示其目揚言以入其耳使之下馬來降者不殺棄仗奔去者不追而惟賊首之是捕獲從脅之人賞其得者而示以詔旨給以文牒釋其人任其所如使相傳告以動其心則彼脅從之徒固無不散之理如其執迷不散則以漸追逐若其分爲數處吾亦分將以逐前法行之不過東至于海南至于淮而無可脫之路矣如此一月而賊不盡平者無是理也但賊平之後而被殘破之民急宜選守令大加寬宥賑貸以甦息之耳夫天下之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况兵難遙度而人不易知惟在廟堂之

上矜其愚而恕其妄愼其事而隱其名使得免于出位之罪天下幸甚
愚生幸甚

張居正曰兩江盜寇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
遊甚今乘餘威用妙算殲此狐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
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遠發先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
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于嶽釜之間使賊踰
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

又與□□書曰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
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徭賊不能爲害爲害者浪賊耳徭山居而蠢浪
流來無根點而亂大兵一臨徭先走于浪卽竄中穴緣木抄官兵而搜
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徭賊也山深箐逸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
兵旣退下令招降則浪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
亡命懼而歸死有司不察概行容納彼乃合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
防守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蓋浪賊非

搖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籍之徒利于征勦
憚于防守征勦則有鹵獲之利憚于防守功成則有陞賞之榮而賊衆
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
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守防
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弓藏免死大饑故諸
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
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銛鉏既過根芽再萌惟旋除之耳
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
司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草芽開通
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乎今日
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耳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
地猶世歷三紀人與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菁之區猿狖鼯鼯之類
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苦調發
惟公熟計審圖之

又曰聖王殺以正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遊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能之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夷由曾史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剗刃于上以毒其鋒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獨斷乃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

又與□□書曰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常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

卽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卽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報不以實且賀氏之賊發于去秋而今歲三月間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明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呂袁漳等被盜皆以未常失財爲解乃其賊固獲于浙中也其所報實否乎江南以隱匿盜情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于揚州再發于太平今三發于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已蕩然矣別處曾否亦如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其所塗乃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

申公時行曰夫兵詭道也有謀人之心而機先洩者殆今撫院議主勦

而連篇累牘抗言于朝廷疾言怒色傳播于邊境是使敵人得先事設備以待此豈萬金之畫哉顧長昂諸酋桀驁殊甚吾縱不能勦而姑以虛聲喝之使之常自儆備而不敢逞我乘其戒心而以計撫之庶猶有所忌憚今乃露章明言彼不可勦我不能勦是益長其驕氣而愈難撫也大抵邊疆之事可密謀不可顯言可定計而發不可先機而露其要無失體傷事無啓釁挑禍令操柄常在我而已

李公三才曰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令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覲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狡焉具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于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卽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

湖廣道徐卿伯奏略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卽請餉之說舌敝而穎禿以博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覆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于今也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嚮邇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之說勢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之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明盡翻前局始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著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于此矣且夫原爲苗寬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橫道臣之與刀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以輕重阿屠爲之囿而豈馬戶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槩舞嬰兒刀剗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上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崇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貴鎮遠施秉以撫苗建

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于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一站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之有千里之遙此十一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躋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而不能以相顧崇以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卽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不立有哨乎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爲昔之哨兵也誰爲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關桑梓患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往行

程富字好禮歙縣人永樂甲午舉人宣德三年以國子生授御史歷官右副都御史爲御史時巡按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蜺聚視民利病鬴太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鷄鵝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諸畜遣歸巡按江西時樂安永豐新塗三邑間有大盤山嶄巖嶮巖頑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棚巖穴豎旗號僞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謂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于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飢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官檄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忽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攜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崔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衆以待曰露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

鼓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搗其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會府兵繼至賊盜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概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曰程豸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三表裏鈔二千貫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右副都御史常以僉都御史監軍征鄧茂七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急公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刻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解去至鉛山賊圍將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因招其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選精兵二千擲其筏誠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

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三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擂石下殪之賊衆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僞總兵學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徠其民八十餘萬

靖遠伯王公諱驥字尙德其先太原人生而岐嶷警敏年十三游邑庠刻志問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以遠大期之永樂丙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常奉命出鎮山西奏蠲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陞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戢奸盜風紀振肅入爲順天府尹施張得宜畿內治安宣德丁未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尙書練達兵政得大臣體正統丁巳虜酋可台朵兒只伯數寇邊甘涼數州驚擾尤甚朝廷患之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得乎明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誰得都指揮安敬卽斬以徇曰自今畏縮視此一軍震慄失色簡閱戍兵冗濫乃爲去留使相更代于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虜嘗入莊浪公遣兵授以方略使擊敗之虜乃引去及公還虜復窺邊公

馳赴甘肅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戒曰勉之去而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追敗賊衆于石城兒泉公計虜勢猖獗不一大剪刈無以示威既諜知虜巢穴所在復以貴爲先鋒擣之自率驍騎與都督任禮等分道而出刻期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獲男女二千餘口虜酋走死西陲以寧捷聞上遣中書勞以金帛命兼大理寺卿支二品俸明年還京辛酉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亂擾邊命公總督諸軍征之陞辭賜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袍以寵其行公至雲南方盛暑衆謂進兵非宜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乎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齒分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雨公命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爲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公益麾兵深入破連環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之陰死者十餘萬賊首潛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常郎羅僭稱廣新王命公還師勦之至是還雲南計曰此不足以血吾刃當以謀破之乃遣偏師抵其境聲言王尙書大軍至矣賊黨聞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傳檄追之安南

懼斬其首併妻子來獻廣南與富州接境二土官交惡十餘年公諭以禍福兩執乃釋凱還上遣官迎勞數百里外廷見宴賜甚厚特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號推誠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賜誥券追封三代如其爵未幾聞麓賊思任發羈于緬甸復以公督軍往取之既至緬人懷詐黨惡而不遣公縱兵攻緬緬破而麓賊遁去俘其妻子象馬而還加祿三百石是年秋西還寧夏甘涼申飭邊備訓練士卒其于守戰攻擊俱有方法虜聞風畏避不敢近邊塞戊辰春賊孽思機發復據孟養跳梁公復督兵往征抵金沙江賊據西岸以拒公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柵拔賊孽殲焉西南自是悉平有苗蠻富者僞稱剽平王別將屢征失利命公掛平蠻將軍印總兵致討卒檻送京師餘黨悉降公還詔增祿百石令世其爵景泰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委公鎮守公嚴立禁條宿弊一清不便者憾以流言乃解機務就閒天順元年春上復臨朝召公別殿慰諭以勳舊命兼兵部尙書不數月軍政修明賜織金蟒龍衣二襲尋以年邁請致

部事從之特免常朝賜詔加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勳爵世襲如舊而寵遇益加隆焉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追封靖遠侯諡忠敏

羅綺字尙綱磁州人宣德庚戌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松潘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奪其安撫司印土豪王永陷關堡殺人取貨都御史寇深不能治上降璽書命綺代之綺雄偉有謀能斷出奇取捷十不失一開布恩信臨以兵威未幾克羅俄監粲悔過獻印禽永族之松潘皆山巖業羅立番得利即奔巖洞匿木箐深不可測鉤道出兩山間絕艱險民負戴餽五致一羣番伺隙出輒奪米去綺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領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令統兵夜銜枚分道搗賊巢綺亦介冑從之攻破撲爬諸寨禽據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剔體面一切以簡易之治與接杯酒懽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後改副都御史亦坐是罷歸與鄉官王俊不相能俊如京告綺前在松番受潘人金及器具詔奪綺官

籍其家

正統四年征思任沐晟師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
初思任未叛時刀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蓄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
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萬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
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
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晟怒其違
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己乃遣其子英還曰汝
急還吾死分地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
江上積聚倉猝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
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李震字□□南陽人故都督謙之子正統五年襲指揮使成化十二年
以平清水江逆寇功封興寧伯先是成化元年以右都督同都御史項
忠撫捕荆襄流民事竟乃上疏曰荆襄地連河南山陝延蔓數千里山
深地廣易爲屯聚自洪武初命申國公鄧愈誅夷之後禁革山場無人

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衆歲集月聚巢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名者謹依詔旨省諭出山復業陸續共得九千三百八十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察四散奔走者又莫知其數其內小王洪有衆五百屯于釣舟龍潭溝李翳子有衆六百屯于竹山官渡已令官軍分道首擒二賊餘多散亡及諸前後共斬首千餘級并入山俘獲脇附之黨二萬八千五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收管給屯田種庶恩威并濟反測可安矣上悅加震左都督

正統十四正月命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尙書金濂提督軍務太監吉祥陳蕪爲監軍大發兵討福建寇鄧茂七等先是茂七以沙縣押拒捕殺巡檢遂反聚衆至五十餘萬遂自稱閩王初以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副之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陳詔兵未至閩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至是茂七勢益熾攻建寧掌府事左參政張瑛戰不利死之賊遂進延平與劉聚遇中流矢死兄子伯孫

代之十一月懋等進兵平之凡斬獲萬餘人

正統十四年三月都督徐恭爲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宗留者良坑盜也以十二年反而征閩者都督陳詔兵遇之敗沒明年張楷兵征閩遇于宗留復遣副總兵陳榮討之復敗沒乃遣恭以二千騎馳至處州會宗留中流矢死其黨益熾恭與都指揮沈麟耿定至處出戰麟兵皆沒恭僅以身免會張楷兵至稍稍得敗之遂諭降其黨以敗故功不

論

正統十四年十月命都督同知董興兵部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討廣東賊黃肖養先是肖養叛圍廣州殺都指揮王清勢大振景泰元年三月興兵至廣時賊畏信民恩威稍稍降散四月興遇賊于大洲頭大戰破之殺溺萬餘人肖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

成化元年十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爲靖虜將軍都督同知喜信爲左參將都督僉事鮑政爲右參將工部尙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愼右少監林貴監軍統京營山東下班兵萬五千及川貴湖廣兵討荆襄叛賊

劉千斤等二年四月賊平擒千斤二千五百七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五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騾驢一萬一百八十有奇招撫脇從流民一萬八千五百三十餘人續斬賊首二百三十四人獲賊屬三百六十七人九月復破平之擒石和尚劉長子等六百餘人永等封爵陞賞有差

弘治十四年正月命南京戶部尙書王軾兼左都御史提督軍務帥湖廣雲南播州等處土兵三萬三千人討貴州賊米魯米魯者普安州土官隆暢出妾霑益州土官安民女也隆暢老以子禮代職米魯依禮居而與營長阿保通構禮與父暢隙暢逐保而燬其室保遂叛與禮偕外兵焚暢別部廬舍殺其從人暢怒誅禮米魯遂與保發兵攻暢破其百餘寨暢走之雲南鎮巡使之講和魯陽聽命而誘暢毒之遂益熾分其兵爲四寨保遂僭稱王總兵東寧伯焦俊巡撫都御史發兵萬餘討之戮阿保及其子米魯亡走久之復熾官兵追捕之不利都指揮吳遠被執乃詔軾督太監楊友總兵官豐聞伯曹愷都御史鉞討之軾未至而

太監友貪功率兵先入其地米魯以萬衆劫營遂擄友而殺右布政司
閻鈺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等凡五將貴州大震軾至具以聞詔
大發兵合十萬人討之十五年七月分八道以進累戰破之獲米魯及
賊黨福祐凡下寨千餘擒百九十人斬首四千八百餘級俘男女千餘
賜敕獎諭班師餘陞賞有差

正德四年三月命太子少保刑部尙書左都御史洪鐘總制湖廣鄖陽
及陝西河南四川等處軍務并總理武昌等府賑濟事宜以湖廣等處
荒旱多盜故也六年命鐘督同知都御史俊等討四川大寇藍廷瑞廖
麻子鄔本恕七年永順宣慰彭世麟誘獲廷瑞本恕加鐘太子太保俊
右都御史餘陞賞有差未幾廖麻子等復熾八月召鐘還右都御史彭
澤總制軍務右都督時源充總兵官伐之八年四月擒廖麻子喻老人
復叛九年二月就擒賊平澤等陞賞有差

彭大司馬澤爲都御史時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獲
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濡緩好名下

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撫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乃大悔詔逮下獄瘐死而陸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兵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卻永襲楊虎于宋門店龍化集破之尋又鑒格裴子巖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討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猶狼豕暴師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雷由按察使召拜副都分捕河南賊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政論行法建勦諸大將無不惕息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擄以萬計趙鏐跳劉三死于陣于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激賊而賊遂輒隨脅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財官良家子弟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

挾驍勇三百騎突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鞬靬尼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躡荆楚奪艘瓜州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六十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六百俘三百溺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時蜀道藍廷瑞鄢本恕爲尙書洪鐘擊撫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鐘老不復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麻子衆遁竄山寨多伏弩箚棘中澤分兵山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兵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旣事急獨身跳澤還加太子太保

趙風子卽趙鏃係順天府霸州文安縣人正德五年以來有反賊首今浚死劉六楊虎射傷浚死劉七已故齊彥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郎劉惠病故邢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立旗號僭稱大王攻破州縣燒劫庫獄殺擄人民姦淫婦女搶掠財畜敵殺官軍阻截糧運共謀反逆日漸勢衆有谷玉賈能投入夥內劫殺正德六年七月十五日有獲董仲義糾黨五百餘人亦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內

約有一萬餘人各夥爲盜攻劫文安縣治四散劫財殺人聲勢愈大各置酒會聚商說我們這些人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先從本縣起手然後遍歷天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賢爲名須要個毒手人纔歸順若不從的逢州破州逢縣攻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後到南京見有空位那時節着爾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貴卻不是好等語賊衆聽允就任在本縣起手攻破大城青縣等處城地殺傷官民燒劫房屋分差哨馬四散擄掠隨被官軍追勦有劉六等一枝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訖本月劉七復回攻破冀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爲盜今已處決張玄劫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劫擄齊彥名各領賊多寡不等賈能郭漢宋祿孫玉各僭稱大王朱傳僭稱大王領賊一千餘人賊衆就將傳頂朱千戶名目與龐文宣等隨同劉六劉七齊彥名共謀反逆攻破棗強縣有知縣段豸力屈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劫景州獻縣阜城等處回到長安屯聚數日復往東行攻劫青縣靜海滄州等處燒劫糧船遂與劉惠劉資邢老虎董仲義等共推楊虎爲主僭

稱大王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燒燬糧船殺擄人財不計其數復回南皮縣起程將東光縣顧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劫殺人隨有馬都堂邊都堂德州貴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鎡等亦回書佯許若朝廷放赦我等亦願解散前到南宮聚強等縣屠殺官民劉三擄得在官小趙氏爲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景州地名朱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對敵五陣殺死夥賊一千餘人鎡等遂奔遁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定田都司率領指揮趙文次釋放鎡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副總兵李瑾前來敵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盔甲一百餘副鎡衣一件楊虎將鎡衣沿途穿着反將在官崔氏卽楊寡婦擄佔爲妻往來山東濟南東兗登萊等府并所屬東平高唐濟寧沂曹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攻劫燒擄鎡過泰縣題詩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胸中豪氣虹霓吐懷滿血淚洒雕鞍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母隣里中連坐妻子鉤臺苦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惟願君恩似海深釋我寧家萬事足又到沂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李騰王隆各隨營沿途劫殺人

財姦淫婦女不計其數齊彥名等南行到于地方名裴子岩被谷太監陸都堂督調許遊擊等官軍殺死夥賊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被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月內鎡等又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一日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名鎡等又擄得娼婦陳回兒劉三擄得路氏各在營姦宿初二日過河拿得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靈壁縣當知縣陳伯安領兵對敵不過鎡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拿住同陳朋帶至宿州攻城不破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數比有陳伯安不跪劉惠嗔怪是鎡勸放訖又去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虞城縣知縣行至丁家道口放訖又攻破歸德州劫擄馬驢人財當被守備萬全都司官軍追至亳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石指揮領軍一千僧兵三百前來截殺鎡等迎敵殺死僧兵七十餘人去到地名白龍王廟小黃河渡口有蔡縣致仕知府同不知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自備馬匹假金臺蓋四付銀臺蓋十付段二疋前到鹿邑縣饋送劉惠哀告免攻

本縣以救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允鏃與劉惠自稱元帥并發放賊夥俱稱大王楊傑韓信等分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僞受都指等官置立五色緞帛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李老僞授中城兵馬都指揮造鈞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整備草箭合用器物修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違悞者軍法從事俱毋違錯等字樣令各衙門迎接又攻襄城縣未破本縣轉銀二千兩馬二十疋送與劉惠接收不曾殺人當就分其賈冕兒一枝人馬復回舞陽確山真陽光山等縣及帶德靖跟營去訖鏃同劉資攻圍鈞州五日退攻郟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疋不曾殺人又攻破寶豐縣劄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陰陽生并生員執招撫黃榜前來鏃等當寫乞恩辨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皇上凜雪精神獨斷于中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等語與生員資回當日夥賊見榜逃散

者百十餘人又到裕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郁來辛指揮任御史督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郁都司任御史并在城男婦數千餘人官軍民房屋燒劫一空正德七年正月初六日鏖等聞知南陽防守嚴由小路徑去唐縣去西關下營縣所官督軍民晝夜上城拒守鏖等每日攻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關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銅寨鋪地方劄營官軍不勝回還鏖等查得二十八營人馬共有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冊六本分各收拿點開鏖與劉資差發人馬前去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州縣四散攻劫池城殺虜鄉民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與齊彥名龐文宣等在于滕縣地方被劉暉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六等潰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數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鏖等又差探得湖廣都堂太監奏調漢土官軍將到于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泌陽住劄燒劫奸獍及劫得焦閣老家蟒衣玉帶金銀段疋不計其數俵散各賊穿用又往固始州朱臯

鎮地方劄營亦被漢土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及渡河不及淹死人馬五千餘沿途滾馬逃散者不計其數銓等因被追急將前造軍馬文冊棄失無存徑由光山六安州等處晝夜奔走及攻破舒城縣搶擄人馬後回商城等縣該道郭僉事督調漢土官軍追至羅田油河等處擒獲三百餘功燒房焚死二百餘人比因天雨山水泛漲追趕渡河不及漂溺者有一千騎一枝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等夥賊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山杏四月十三日參議白金李源等督發漢土官軍擒獲一百餘人殺敗奔散賊徒三百餘名由信陽州西關一路燒劫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柏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將潘增等八名生擒及斬獲首級馬器餘賊于十八日又往泌陽縣又被知縣劉機將趙喜等擒獲斬奪首級馬器鎗等仍往固始復到光州過商城光山等縣彼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分投竄入湖廣河南界亂山內四月十九日有河南僉事王玳領兵將趙璠趙鎬張仲威劉覺勝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同起獲劉惠劉資招集衆賊萬餘于四月二

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劄營僉事郭詔督同領左哨官軍于二郎販廣水店斬獲賊徒首級一百餘名顆追逐緣崖落水死一千餘人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復到香河寶坻玉田等處地方殺劫人財又在武清縣八里莊莊與參將王果對敵將王果殺死又到東馬圈地方將甯都堂手下兵子弟殺死不計名數五月初三日有陳翰因見勢敗滾馬赴仇總兵處投降本月初五日有錢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見得兩省軍馬重大思要脫身無計逼令未獲僧人真安將錢鬚髮削剃藏伊度牒在身將刑本道分付各散逃命有武昌衛軍人趙成同弟趙宗于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方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方九十三里坡撞錢經過見錢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案驗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漢巡檢司又遇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趙成趙宗又約郭僉事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黏踪趕襲緝見錢同劉朝鬼到于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獲衛軍人唐虎店吃飯趙成一面斗報地方一面將錢擒綁本月

二十九日劉六并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投水渰死劉七與龐文宣等駕船順流往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住十日餘乘風復到蕪湖地方將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下水渰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數多本年七月內劉七與龐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碎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孫玉與劉七一同搶船要行逃走軍官砍射緊急劉七落水身死齊彥名被官軍殺死割取首級將龐三姐趙氏丁氏郭氏復捉獲賈能孫玉浮水上岸又與于成搶得魚船逃至山東膠州海口登岸到于安兵岸王瓚亦搶得魚船逃至地名丁溪塲孫遞逃至南直隸通州各先後被獲本州撈割劉七首級于可昇逃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搶得小船要往蘇州等處到于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深逃至秣陵關被牛僉事捉獲朱倉走至北直隸滄州從河南逃回本家張富從河南逃至臨清州官軍捉獲將錢等及龐文宣等并劉七齊彥名首級各檻到京

林富字守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嘗爲廣西布政

兩廣都御史姚鏐委以思田兵事蓋岑猛麾下盧蘇輩結思恩遺孽王受仍爲亂也王受在思恩執知府以下官屬羈他所以衆出掠至膺墟將進逼武緣富決策部分諸將且覘知受空城而出密遣將徑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爲內應受至武緣萬弩俱發逮退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旣挫乃議處令姚解去代者新建伯王守仁復委重于富議事頗合遂下令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思田役罷朝議欲改土設流富議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可廢但稍貶降分其權庶幾上不失朝廷大體下不失夷酋之心遂行其議富久居邕管稔知八寨搖賊與思田勢相倚請于總督宜以時定旣剋日出師而富陞四川左布政連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報至富毅然終其事冒暑雨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凱而啓行

李大司徒瀚嘗巡按陝西茶馬終南山妖僧鳩無賴作亂報至公密諭使者曰勿令鎮守知恐張聲勢輒擾民遂選將授方略而遣之比及鎮守知則已報禽矣其先識如此

譚知州讓爲衢州通判日嘗攝江山開化兩縣時姚源賊號二十萬爲圓陣出沒開化境而譚公又新署也然譚公顧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力士置戲下爲禦賊計賊多譚公南昌所撫人者至營不攻而語譚公所部曰此故父母善吏何可忘也馳騎速過竟全其營譚公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壕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曰譚某築賊見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譚公乃帥兵殊死戰斬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譚公之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避深山中山巨室方楠見譚公而泣公怪問其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戰雖死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卽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請爲公招之乃持公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至因奔散于是譚公始得脫而破賊

鄒大中丞吳嘗爲四川按察司僉事時蜀盜藍鄢方劇合四省兵馬勦之無効公至笑曰將不知兵奈何可勝于是擇精兵千人教之分爲四

隊各立長統之賊來逼城公夜出精騎百人舉砲擊賊營賊內潰我兵奮擊斬首四千餘級蓋與兵以來所絕無者軍中皆喜公曰戰雖少勝賊心未寒胡足爲喜遂乘勝邁發遇賊大營賊列陣于左伏兵于右公以正兵攻左親率精兵千騎擣伏伏兵驚潰自相蹂殘戕擊死者不可勝計乃舉火焚柵明日追賊百餘里斬其賊首方四降者萬人餘黨咸遁乃下令曰此後擅殺人者抵命于是驅掠從賊者人人皆望生全矣總制洪鐘巡撫林俊會舉陞川東道兵備副使及得麥子山之捷賊避居川北有兵備副使張思齊與巡撫高謀廖麻子欲就招安求臨江市住劄必徙臨江市民彼方肯降公曰臨江市荆蜀襟喉之地上達重敍下連湖襄其地饒腴其民富庶徙民養寇咎將誰歸公立賞飭兵獨務行勦賊因不敢掠川東而伏漢州平壩未幾又集衆至二十萬竟反前約官軍戰皆敗績于是賊謀先破中江移兵成都高公懼亟調公往公率精兵五千騎日夜追賊賊聞公至遂解中江之圍而成都無事矣尋朝廷改命彭公澤統制公與彭公合兵擊賊大破賊營斬其賊首廖麻

子餘黨復立喻老人遁入東鄉山中會科道交章劾高公薦公以代遂
巡撫四川公與彭公議曰東鄉山大不便騎射某謀率步兵三萬人深
入九真壩劄營四面分布守隘賊不能出亦不能擄寇窮而後招降必
且縛其魁至矣公至九真賊果縛喻老人等四十餘人赴軍門給票以
投降者令自歸鄉里蜀賊遂平彭公曰使早用卿公蜀平久矣比凱旋
有路松祥與遠寧渠縣之寇未息各稱萬人皆觀望喻老人爲進止公
至內江遣火牌入賊營諭利害除松祥等十數人外餘皆聽撫松祥旣
擒遠寧渠縣諸賊相繼捕獲伏誅上陞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仍賞
松祥子慶兒三保爲奴歲丙子高拱筠連焚人普法惡鼓諸夷僭號據
險肆行攻劫公率兵搗其巢穴降者萬計惟青山寨不下公曰青山寨
高而無泉我絕其水口不數日賊當困渴以死何復庸戰遣指揮何定
據水口賊果窘公曰賊今夜當遁可掣南方一面待之于是遣人諭寨
夷曰今焚人子殺爾寨首級換水吃數日不下爾寨無噍類矣賊相向
大哭中夜果下寨走生擒萬餘人渠首悉獲

馬中丞卿爲鶴慶知府日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鄉問道可逸也卿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妾朝文之女兒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卿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于戚卽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事之乎木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及爲溫處兵備副使時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卿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有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讎之實欲存之以便況法弛網頽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如卒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鬪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

可劫素雖桀驚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讎家明示利害公出
刑賞則可用榜諭謀說降散靡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
所忌也夫用兵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
能用